後漢書

一五

列傳卷第二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琁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

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

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埶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鋭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胛背上兩膊閒又轉攻諸

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

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爲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也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署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

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濵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官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

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詞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

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
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
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
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
春乏食復抄東萊閒雄率郡兵擊破之賊
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
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多得
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
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濵

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穿地陷獸也】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

咸常豐稔稔熟也元初中卒官子眞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
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
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遒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
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
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爲江淮巨患遣御史
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

守鄧顯討之爝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王印稱黃帝築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没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

賞募錢邑各有差粱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矦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弃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

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埶官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録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惡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

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

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

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閒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

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槀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

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興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

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

斬首七萬餘級次到狼居胥山迺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趆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荅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巳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國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之臣謂方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濆敷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誡緄令其勉也時天下飢饉帑

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埶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虐無親萬人苦之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

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

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

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爲吏清絜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乃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儁洹嘆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儁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稟給營

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

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
自右校令擢爲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
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
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
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
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
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
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
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

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
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
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
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
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
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
賊屯陽瀰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
鋭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

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弃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

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太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

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爲荆州刺史
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乃爲
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
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
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乎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
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
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盡鳥
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

畏罪戾戾亦罪也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扞衛也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

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
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
官
楊琁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
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
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
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
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
其才皃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

不食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梟懸也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
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
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
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埶及言凱所誣狀
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
反受誣人之罪琁三遷爲勃海太守所在
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表薦之
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

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闋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琁能用譎亦云振旅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八

列傳卷第二十九　范曄　後漢書三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平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子愷　周磐

趙咨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

水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曰啜食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鍾鼓去音丘呂反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爲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爲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忘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威飾鍾簴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爲親憂是孝之累也脩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

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養者是以恥禄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禄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禄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爲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

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

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略華嶠之詞也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

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亨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

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乃今
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
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
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
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
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
萌傷甚氣絶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
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
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
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也政有恩
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
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
知所問所或作何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
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
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
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
之處邑里化之脩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

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許慎

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爲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

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皃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

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甞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賣反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

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亨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己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

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絶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哺食之也哺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閒者時亦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

當身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爲主家令公主家令也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兮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今在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説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亨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

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

未甞不稱善五年疾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地遂得俱全於難革

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兒閱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

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

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甞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

紆生般自鄖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母稱太夫人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

威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絶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束脩謂謹束脩絜也)帝聞而嘉之乃

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楊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

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一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

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

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脱也肅宗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賵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

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善無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又爲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爲司徒彪讓國於弟荊鳳明帝時爲太尉鄳音盲並以

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脩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脩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逋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

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
年代周章爲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
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
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
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
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
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
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
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

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

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鷹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

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也而令上司鈌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

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皓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皓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為法式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

策免十六年復爲司徒誠宜簡練卓異以猒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二代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庛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

爲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

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栢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

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弃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

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爲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

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埏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幷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磐君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辛音千訥反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噬齧也順即心動弃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後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奇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

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
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
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
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
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咨爲敦煌太守時薦暠爲孝廉迎
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
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
下笑即弃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棺中置土以籍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

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旣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旣巳消仆還合糞土土爲弃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之文也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椁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堲音即七反周
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
置翣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
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
執之於柩車傍也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
其旗識之
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
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
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殯
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三日而
殯踰月而葬宅
兆葬之塋域也棺椁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
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
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

矦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矦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矦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矦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複具曰稱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頹陵謂積廢陵遲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矦請隧隧謂掘地為埏道王之葬禮也諸矦則懸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也陳大夫設參門之

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爲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爲膏燭事見史記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衞返魯又定之也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

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邛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弃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襚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

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爲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爲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

（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敢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䀹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澍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也譬曉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禄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齋神養福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齋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范曄 後漢書四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廣平郡今洛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

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以即眞之

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

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

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楊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曁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衞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

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誡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爲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閒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閤不行於時爲閤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

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太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絶筆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

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爲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語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踈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盖有足多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

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壟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爲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

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刋削也謂削落繁蕪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竝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彪復辟司徒王況府王音肅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建武二十三年王況爲司徒十九年建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邵公太公史佚入則大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

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爲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

諠傳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竝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

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箱省視膳食以法制勑太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薦為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閒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

急進貞不違人斅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爲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永平初

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
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
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將軍以周邵之德立乎
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
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
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
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螻螘謂細微也誠美將

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猒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猒也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謀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怱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審伊皋之薦堯舉皋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

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闇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暉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

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絶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鬬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

卞嚴卞莊子也新序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顔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鬬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

固集殷作

叚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刖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不見信自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

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固叙傳曰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

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

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

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竝以諷喻爲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爲主而謂西都爲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爲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爲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

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廣雅曰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賔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崤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謂草木也

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楊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奥深也言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奥之區域

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

前書音義曰關西爲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爲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竝都之也

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龍興虎視喻盛彊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曰虎視眈眈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於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匈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予張兵鈐劉季起東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

奉春建策留侯演成

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

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領睋北阜挾酆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睋視也音蛾秦領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代也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

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有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天子城十二門通十二子也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閣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物邸舍也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子適衞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

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奉地五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竝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竝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黻紱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貲吏二千石故多

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竝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竝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朱博爲司空竝杜陵人平晏爲司徒韋賞爲大司馬竝平陵人也與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巳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爲徙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其陽則崇山隱天

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濵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范子計然曰玉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濵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嵕山尤高峻故稱冠云

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泉作甘泉頌楊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泉雲頌歎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

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渠傍北山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爲封限也音丁奚反廣雅曰埸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塍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

溼曰隰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音芬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

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崐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眞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支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崐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其宮室也

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楊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倣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

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

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裨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爓朗以景彰廣雅曰磌礩也音田瑱與磌通楹柱也雕玉為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壁璫韋昭注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爓音豔於是左瑊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

摯虞決疑要注曰墄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墄亦作城言階級勒墄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簴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閾門限

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徇猶繞也崇高也閒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官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也

增盤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

制毎各異觀乗茵步輦唯所息宴增重也欒屬也業巇高也業音五臘反巇音我詭異也茵褥也駕人曰輦後宮則有掖庭椒房
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茝若椒風
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昭陽特盛隆
平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
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閒金釭銜璧是
為列錢翡翠火齊流燿含英懸黎垂棘夜

光在焉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裛纏也音於業反綸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傳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壁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殿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縣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縣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於是玄墀釦切玉階彤庭碝磩采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釦音口碝碝磩琳珉並石次玉者碝音而兖反磩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

起神堂植玉樹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淮南子曰崐崘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爲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

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

薛綜注西京賦曰颯纚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纚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繽紛盛皃燭照也言精彩華飾照耀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也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好娙娥傛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湏常是爲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秩祿司共爲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

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

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人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爲丞相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愼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揚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内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内興於禮讓也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

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埶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埶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玆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特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撰祕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

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衞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爲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爲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興廉舉孝虎賁贅衣閹尹閹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衞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閹尹閹寺並宦官周禮有閹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恊韻音伺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廬謂宿衞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絚長樂

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柧棱而棲金雀未央宫在西長樂宫在東桂宫明光宫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墱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宫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宫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柧音孤棱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宫闕上有銅鳳皇即金雀也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户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宫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嶕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宫度爲千門萬户合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

出駁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駁娑枍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駁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枍音烏計反小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影激入於殿內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儇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說文曰棼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横梁也方言曰儇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

檻而郤倚若顛墜而復稽䰟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窱音它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於複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者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皃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

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反崒音才律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抗仙掌與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槃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壒塵也鮮絜也說文曰顥白皃音皓騁文成之丕誕馳五

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丕大也誣欺也前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欒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燿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

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閬音田聚音才諭反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罘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帀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曰罘罘音浮紘罘之綱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中唯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也武帝所作前書音義

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

逐繞酆鎬歷上蘭六師發冑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蹸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

酆文王所都在鄠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之貌爚音躍塗污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蹸也音汝九反蹸音力刃反拗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

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

飑紛紛䎘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號期門又曰募佽飛射士音義佽飛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爲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䎘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鏃與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音侯廣雅曰趹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音居綺反飑飑紛紛衆多也說文曰飑古颮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䎘䎘高也

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郭璞注山海經曰猨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狖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猨狖顛蹷而失木枝懾懼也音之葉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蹷跳也音居衛

反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並未詳僄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搤捉也音戹搤與扼通噬齧也挫折也脰頸也徒空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迥壑越峻崖蹷巉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埶觀

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萯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䴔鶄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炰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炰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殺曰鮮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裵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鑾和爲節鄭玄注曰鑾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上林苑有豫章

觀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蔚芳草被堤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茝香草音昌改反曄曄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摛舒也

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郭璞注爾雅云鵁似鳧腳近尾略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鵁音火交反說文曰鸛鸛雀也爾雅曰鶬麋鴰音括郭璞注曰即鶬鴰也今關西呼爲鴰鹿鴇似鴈而大無指音保鶂水鳥也莊子曰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鶩竝鴨也鄭玄注詩云鷖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土記曰鷖鷖鷗也以名自

呼大如鷄生卵於荷葉上毛萇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於是後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綃帷鏡清流靡撇鳳澹淡浮埋蒼曰輚卧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袪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徒濫反淡音徒敢反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闚淵櫂檝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真謍聲也音火宏反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鷳之名此言白鷳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鷳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以翠羽爲文飾也闞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爲餌鍜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

比不行撫鴻幢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幬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罿罿鳥網也音衝矰弋矢也繳以繫箭也方舟並兩舟也遂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嵕協韻音綜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岐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伯

王褒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十代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

若臣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上